

(一) 集說小國俄代近

種七十七第庫文方東

(一)集說小國俄代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一個莊主的女兒·····	布雪金著(一)
喪事承辦人·····	布雪金著(三七)
唔唔·····	都介涅夫著(五三)
聖誕樹前的貧孩子·····	陀斯妥以夫斯基著(一〇三)
作家傳略(附錄)·····	(二二)

一個莊主的女兒

布雪金 著
仲持 譯

伊凡彼洛微支勃司妥夫的莊地，是在俄國極遠的一個州縣內。他少時曾在禁衛軍中當過差使，一七九七年解職之後，他便歸到他的本宅，從那時起，沒有換過地方。他曾娶過一個窮苦的貴族女子，她有一日臨蓐死了，那時他正往遠地察看田畝，沒有在家裏。他不久從家務上尋得慰安。他照着自己的規畫，造了一所房子，又設立了一家布廠，他的進款，使用得法。他自思是一鄉中最適當的人了，他的那些鄰人們也都和他睦睦，時常帶着他們的家屬和狗，來探望他。平時他穿的是一件天鵝絨短衫，但在禮拜日與假日，他便穿起一件布外套，布是自己廠裏製的。他親自管着一切的零用帳，除了參議院公報，從不讀什麼書。

就大體說，人家是喜歡他的，不過道他驕傲一些。和他不很和好的只有一個人，便是他最近的鄰人格來哥伊凡諾微支莫朗司基。那鄰人是個純粹的俄國舊式貴族。他在莫斯科浪費了一大部分的財產，同時又喪了妻子，便回到他最後剩下的莊地裏，繼續他的浪費的生活，只是換了一種新花樣了。他建了一個英國式的花園，這上頭幾乎耗費了他所剩下的全部財產。他的厮童們都穿着英國式的短服，他的女兒有一個英國女教師，他的田畝也是仿英國式墾植的。

『可是仿效外國式之後，俄國的稻，沒有長出穀來，』伊凡諾微支雖將費用大的減省，他的進款却老是沒有增加。他只得用——雖在鄉間——借債的方法，然而人家也不當他是個愚人，因為在他縣裏的地主，知道將地產歸保管議會保管——這種辦法，那時候是算作極複雜極冒險的——的，要推他為第一個了。那些非難他的一般人中間，要算勃司妥夫最為嚴厲。憎惡一切的革新，是勃司妥夫品質中一種顯著的特性，所以他說起他比鄰的『英國狂』從沒有安安靜靜的

時候，他總要說出幾句譏刺的話。有時人家讚揚他經濟的布置，他便誇示他的財產，帶着一副狡詐的微笑答道：

『唉，是的，我的布置方法是和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不同的。我們將俄國式保守起來，已夠好了，何苦拿英國式來毀壞自己呢？』

這些話和別種譏刺的語言——多謝殷勤的鄰人們的熱誠——不免傳到好炫飾的格萊哥伊凡諾微支耳裏。但是中了『英國狂』的人，和我們一班新聞記者一般，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評。因此他惱了，便罵罵他的人是一隻熊，是一個不懂事的鄉下人。

兩個地主間的關係便是這樣。那時候勃司安夫的兒子歸家來了。他曾在某大學受過教育，很想投入軍籍，但他的父親不答應。文官呢，他是幹不來的，至於別的事情，他又沒有一樁能做；因此那小亞歷山就住在家裏，做一個貴族，並且留起鬚鬚。（從前俄國風俗，只有軍人，可留鬚鬚。）

亞歷山誠然是個優秀的少年。如果他瘦弱的身軀不配着軍服，如果他不能跨着駿馬馳驅，祇好在書記室的案卷上，度他的青春。那就真個是可憐了。鄰人們見他時常在山野間遊獵，時常從山徑中出來，便一致的推想他再也不會做一個有用的官了。年少的女子們在後面注視他，有時向他偷覷着眼，亞歷山却不甚理會，於是她們便猜他另有一種秘密的戀愛事情。果然，她們把他一封信的一張『寄信處』遞來遞去的看：『寄莫斯科亞歷山斯基寺院對過薩微來夫銅店亞考林娜魯洛那收，煩她轉交A.N.B.』

讀者中從未住過鄉間的，是意想不到這些鄉間女子怎樣動人的！她們生長在純潔的空氣裏，在她們花園內蘋果樹的覆陰下面；她們所有世界人生的智識，大都從書中得來。孤寂，自由與誦讀使她們的情感發展的很早，這是城市女子所沒有的。驛馬的鈴聲，對於年少的鄉間女子，是一樁大事，到最近的鎮集去走一遭，是她們一生中的新紀元；一個客人的探訪，也要留下一種多時的——有時竟是永

遠的——回憶。自然人都可以譏笑她們的幾種特別模樣。但是一個淺見者的戲謔，總不能掩滅她們主要的優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個性』。從前瓊英保耳說過，沒有『個性』便不能有人類的偉大。在都會中，女人們也許能夠受較良的教育，但和世事接觸之後，特性立即低沈了，她們的心靈便弄得和她們的帽一樣的呆板了。這並不是贊揚，也不是非難，只是——像古人所說——『Nota-nostria manet』『不過度』罷了。

在年少的女子們中間，亞歷山會引起她們什麼感想，這是容易意想得到的。他是第一個在她們面前現出憂鬱神情的人，第一個對她們說起他的慘澹的青春；而且他戴一個紀念戒指，上面鑄着一個死者的頭。這都是在僻遠的州縣裏，十分稀罕的事情。年少的女子們只是發狂也似的想他。

但是她們中間沒有人比我們英國風的麗柴——或稱倍綏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便是這樣叫她——更關心他的了。因為兩方的父親，是不相往來的，所以直到

亞歷山成了鄰近一班少年女子中間唯一的談話資料以後，她還是沒有見過他。她已十七歲了。深黑的眼睛，映着她淺黑而極愉快的顏色。她是一個獨養女，因此十分放縱。她的好動和不住的嬉遊，使她父親很是歡喜，可是弄得傑克生姑娘——她的女教師——心裏十分絕望，她是易動感情的四十歲老姑娘，她給麗柴抹粉於面上，塗黑她的眼圈，一年中讀完巴末拉（Samuel Richardson）做的小說，一七四〇年初次出版，兩遍，爲着這幾件事，她得到二千盧布；她在這荒僻的俄羅斯境內，眼見得要長此終老了，不由的起了十分的悲感。

服事麗柴的，便是奈司諦，她雖似年長一點，却活潑得和她的女主人十分相像。麗柴很喜歡她，對她露示心中一切的祕密，和她一同嬉遊着；總之奈司諦是普魯青那村裏重要的人，比一齣德國悲劇中的『心腹人』還重要得多。

一日早晨，奈司諦給她女主人梳粧時，她說道：『你肯應許我今天出去一趟麼？』
『你去罷，但你往那裏去？』

『往都其羅華去，往勃司妥夫家去。那家廚子的妻，今天做生日，她昨天來請我們去吃飯。』

『那真奇了，』麗柴說，『主人們彼此尋仇，傭僕們却互相宴祝。』

『主人們幹的事和我們何關呢？』奈司諦答說，『而且，我屬於你，不是屬你爸爸。你從未和小勃司妥夫衝突過；要是老輩中高興爭鬧，任他鬥爭鬧去罷。』

『奈司諦，那麼你且去看看亞歷山勃司妥夫，回來告訴我，他是何等模樣？是什麼一種人？』

奈司諦應許了，麗柴整日不耐煩的等候她回來。晚間，奈司諦便回來了。

『喂，麗柴微泰，格萊哥里那，』她說，剛跨進了屋子，『我看見小勃司妥夫，我向他看了一個飽，因為我們整日在一塊兒。』

『怎麼樣呢？你將事情告訴我，將所有的事情告訴我。』

『很好。我們幾個一同去，我，阿尼西愛哥羅奈，南尼拉，唐卡……』

『是，是，我知道。後來呢？』

『你要我講，我便把一切詳細的告訴你。我們剛在午膳時候，就走到了。屋裏擠滿了人。柯平司基在那裏，還有柴哈司基，克羅司基，管家的妻，和她的女兒……』

『阿，還有勃司妥夫呢？』

『等一會兒。我們就桌坐下；管家的妻坐在首位。我坐在她的旁邊……女兒們很不高興，我却不理會她們……』

『上天呵，奈司諦，你滔滔不盡的講過去，多厭煩呵！』

『你真不耐煩阿！我們從桌旁起身……我們已坐了三個鐘頭，飯菜真講究：麥糰，牛乳糕，綠紅一條條的……阿，我們離了席，走到花園裏，做「捉老鷹」的遊戲，那時候，少主人出來了。』

『阿，他當真是這樣的漂亮嗎？』

『極其漂亮；長，好身材，紅面頰……』

玩。」

「當真我也料到他美好的。阿，你看他怎樣呢？悲鬱深思的嗎？」

「一點也沒有那種情形，我生平從未見過這樣快樂的人。他要和我們一塊兒

『和你們一塊兒玩麼？不會罷！』

『那裏不會。你想他另外還要幹什麼？和我們一一接過吻來！』

『也得你們的許可，奈司諦，你胡說罷。』

『我並不胡說。我想離開他，真窘極了。他全日總是跟着我們。』

『但她們也說他已有了情人，看不上人嗎？』

『我不知道什麼，只知道他深深的對我看，又這樣的看坦尼——管家的女兒

——又看巴雪柯平司基。但這不能說他惹怒誰——他是何等合人意呵！』

『那真怪極！屋內的人怎樣的說他？』

『他們說，他是極好的主人——真和善！真快活！他們只尋出他一種壞處：就是

他太喜歡追隨少年女郎。但據我看來，這却不是一種極大的壞處：他年紀會漸漸長大的。」

『我怎樣的要見他一面呵！』麗柴說，歎了一口氣。

『有什麼阻擋你呢？都其羅華離這裏又不遠，——不過三俄里光景。你走去，望那方向散一回步，或者騎着馬去，你一定會遇見他。他背着槍，天天清早出來的。』

『不，不，那可不對。他許要想到我勾引他。而且我們的父親不和睦，我不能做他的相識……唉，奈司諦，你知道我要怎樣的幹嗎？我要扮做一個農家女兒！』

『當真穿上一件農服，便放膽的往都其羅華去；我敢說勃司安夫斷不會隨便走過，不留意到你的。』

『我也知道，如何模仿這裏一般農人的言語。唉，奈司諦，我親愛的奈司諦！好一個妙計呵！』

於是麗柴決定實行她的計畫，便上牀睡了。

次日早晨，她就預備實行她的計畫。她差人到街上去，買了好些粗麻布，好些青棉布與幾粒銅鈕扣，她便和奈司諦兩人裁了一件農服，她教一班女僕縫起來，到晚上各事便舒齊了。麗柴試穿新衣，站在鏡前，自想從未有過這樣動人的模樣。隨後他試演種種動作。她行走時低低的彎着身。又效着磁器貓的模樣，向後擡幾次頭，她講農人的俗語，掩袖微笑，做出各事，使奈司諦十分滿意。只有一件事情，卻阻礙着她：她試着赤足行走，橫過道地，泥土刺痛了她柔嫩的足，她覺得毛石與石子忍耐不得。奈司諦立即過來幫她，量了麗柴的足，奔至田頭，找尋牧人脫羅芬，向他定做一雙同樣尺寸的草鞋。

次日早晨，天還未明，麗柴已經醒了。家裏的人都還睡着。奈司諦走到大門，等候牧人。吹角的聲音聽見了，村民成列的經過莊屋前面。脫羅芬走到奈司諦的跟前，交給她一雙小小的顏色草鞋，便接了半盧布的錢票。麗柴把農服悄悄的穿上，低聲對奈司諦說幾句關於傑克生姑娘的話，便走下後梯，穿過花園，到了外面的田

野。

東方的天空，全然發亮了，雲的金色線紋，似乎正在等候太陽，像廷臣們等候皇帝一般。光輝的天空，早晨的清鮮，露滴，微風，與鳥的歌唱，使麗柴的胸腔充滿了快樂。她恐怕撞見熟人，這一種恐怖心，彷彿給了她羽翼，因此她不是走，竟可說是飛了。但她走近樹林——這樹林就是她父親的莊地的邊界——時，就弛緩了腳步。她決定在這裏等候亞歷山。她的心強烈的跳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但是年少的『潛逃者』心中所生的恐怖，不就是她們最大的快樂麼！麗柴直進了樹林的深處。樹林搖曳的深長聲音，彷彿歡迎那個少女。她的愉快消失了。漸漸的她起了甘美的幻想。她想着——但誰能確當的說出一個十七歲的少女，當一個春天的早上六點鐘，獨自在樹林裏，想的是什麼呢？隨後她深思似的行走，循着小徑，兩旁高樹覆着。忽然間一隻雄壯的獵狗來了，向着她吠跳。麗柴驚慌了，叫喊起來，同時却有別一種聲音出來道：“Tout beau Shogar, ici”（這裏都好，司波格）

……一個少年獵人從一叢灌木後面，衝了出來。

『不要慌，我的愛，』他對麗柴說：『我的狗是不會咬人的。』

麗柴早已定了驚慌，便立時利用她的機會。

『但是，先生，』她說時，做出一種半驚半羞的表情，『我好吃驚；他好可怕，——他許要再撲到我身上來。』

亞歷山——讀者想早已知道他是亞歷山了——定睛注視那年少的農家女兒。

『要是你害怕，我可以伴你，』他對她說：『你肯應許我和你一同走嗎？』

『誰阻擋你呢？』麗柴答說，『意志是自由的，道路是給人人公開的。』

『你從那裏來的？』

『從普魯青那；我是鐵匠凡西里的女兒，我要拾菌去。（麗柴臂上挈着一隻籃，）你呢，先生從都其羅華，無疑的。』